



餘冬序錄則如卷之十六

內篇第十六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魏崔浩之死高允其有定論乎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
寵任專制朝權嘗薦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
太子見允欲於允徵新徵者爲之次第其議良是浩弗從
允謂浩曰苟遂其非而較勝於上將何以堪之允知浩
有取死之道也浩監史善事閔湛郝標共諫後浩勸刑
所譴國史以彰其罪允謂湛標所營惡爲崔門萬世之
禍而浩竟用湛標議允知浩有滅族之道也死人謂浩
惡揚國惡魏主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案下至僮史皆

夷三族允荷疑不為乞更一見魏主引使前死曰浩之
請坐若更有餘罪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免
明浩無應死之罪也魏祖因此意辭然猶誅清河崔氏
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滎陽盧氏六原郭氏河
東柳氏並夷其族遷浩城南衛士數十人沒其上呼
聲震雲間於行路古今反逆之刑不過此何其酷也嗚
呼浩無應死之罪而有取死滅族之道乃卒受此誅也
平日之才畧與其君之寵任其足恃乎浩嘗自謂才比
張良而稽古過之魏主嘗謂浩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
忠三世指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曾中所懷過於兵甲
朕之征伐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

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河西入
貢時又執浩手以示責使宗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
是也才畧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
符契未嘗失也其極口於浩如此而今一切刑之如此
何其酷也史稱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或傳李孝伯卒魏
主曰崔司徒可惜李孝伯可哀嗚呼晚矣

○崔浩幼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其觀盧玄止之曰創
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
從玄然此時宜以知浩之所以得罪於衆者矣

○王粲文當以盛滿為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心忌
其外戚粲竟明以死景文非不知止之者而不能脫

高亮之禍君子蓋嘗悲之嗚呼物已極矣而方息避勢
已窮矣而始求退已心則有人誰亮之古人謂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蓋亦就其極而言避焚淵中逃瀕山巔非
過慮也景文自表解揚州時帝與書曰人處貴要但問
心若為耳又曰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填壑之憂有
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憂巨細一於耳此
言不為無理景文亦獨柰之何哉帝賜景文藥景文方
與客奉神色不變局竟以教示客府兵皆憤景文止之
乃作墨磨容較致謝飲藥而卒此則景文之賢而明帝
負之君子之所為悲之者也

○王景文以明帝 勇屢辭位任言甚切至明帝不許

而卒以藥賜死此豈景文之罪哉盛滿之地其禍蓋有
避之不可得者而世之人且於位任未至則求進而
不已既至則固據而不退以此得禍何足惜也

○沈攸之兵起黨齊者以為反耳劉氏視之實義旗之
舉攸之事不成而齊之憂如成攸之未嘗反劉氏也史
繫後世勸戒正公論所云沈約宋書乃以鼎運將移遂
樂推之數為攸之罪是一向有人心者之言耶鄂州之敗
功曹臧寅曰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
死倉曹參軍邊粲亦以公降見殺大將軍節下有臧洪
其人非苟然者攸之與示室與義形於言宗儼之所代
為表檄文疏攸之傳一悲哉蓋史為公語也傳中有臧

漢請益城今天子新之語可見齊臣當時之筆約有
未及改者雖然約本外臣而身又佐梁武禪齊之事以
德愧樂大之人而述可言宜矣

○褚淵事晁以道自開闢以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
北百籀資翊佐命本朝輸人者實自淵始淵風頹器
識見莫時流位重身冒恩非淺明帝顧命之際本無

蕭氏淵乃引與其一蕭言及世事袁察正義以折奸謀
而淵默然歸心成一大逆沈攸之事起非淵先備其內
之計聚或當有而胸懷乃爾賊黨識其無奇才異節

豈獨保妻子命而已石頭城之謠傳遍天下耳目
何以視息後載問耶宋革為齊道成以淵為司空

淵弟紹歎曰嗚呼少立名何意投陷至此門戶不幸

復有今日之拜淵子貴恨笑謂遂不復仕淵從弟斌

亦非淵身事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

名士德不沈文季啓世祖曰褚淵自

謂忠臣亦知身死之日何日見宋明帝淵入朝以扇

障日員外劉祥從側過曰如此舉止羞面見人窮障

何益宋史謂傳雜記數條如此是情之謂竹帛所笑者

真千載有餘哉也

○源懷蘇章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少

假貸飲酒其足為厚乎劾罪無貸其足為公乎自君子

觀之二人者除刻甚矣前後兩忘欲再取名耳君子於

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失得不止兩之地處已待人議公而厚毋與飲酒可也

○太尉常儀為領軍于忠所害勸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又宋廢事劉湛以義康當被收謂弟宗曰相勸為惡惡不可事相勸為善正見今日此即范滂臨刑所以語其子之言也天可必乎而君子不以隨其為善之心就三人觀之愧於為善多矣宋陸務觀云為善自是士人常事公乃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為不善耶

○齊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剽亦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一拾遺敬則立威

豎口衆乃始一小兒乎孔坊之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誘之付獄案罪或諫之誘之曰十歲使為盜長大何所不為宋張詠類成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捫其父詠集衆語曰此方博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嘻亦甚矣永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殿祖母獄者刑部主事寺厚鞠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殿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太宗皇帝以勸百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請厚為安南掾厚忻然就道曰言豈敢附死獄以媚上邪厚在安南三年

上感悟復召爲吏部主事尋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復報之驗揚尚書序謚嘗心爲之傳云

○齊王沈慶之居塘山陰赫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葬故吏爲營棺柩同治歷司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郡水使者無以濟歛吏人爲買棺器二人俱載南史循吏傳齊武帝嘗許治曰治累歷石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不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救不給贈賻齊武之所論者是已南史循吏二人傳別不具其事實若只如此謂之循吏何循吏之有

○齊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容佐以下造請咸起送之或謂慧曉長史貴重不宜安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宰相自唐以來禮絕百寮宋富公弼爲相雖微官布衣謂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効之自富公始也

○東晉之廢蕭衍至新林馬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每衍圍空城州郡皆遣使請降袁昂在吳興獨拒境不受命衍使李元履巡撫東上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陷閉門獨守俄而兵至仙琕曰諸君已來不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侍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嗚呼當時所謂義

士止如是耳行以言慰仙理勿有所嫌仙理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此可謂義士之言乎衍既篡齊而帝顏見遠不食數日卒帝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梁武此言殊未識西山誠孝之爲義士也

○梁朱雀門突天示譴也梁主謂群臣此門制罕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竝相顧未有答何敬答獨曰此所謂先犬而天弗違史臣稱其時以爲名對何哉蕭氏之衰天甚矣而敬容敢此面諛尚足賞耶前史以此類非一各爲誇譖之辭足以具紀事者之無識也

○梁書載扶桑國人親喪七日不食祖父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姊妹三日不食嗣王五年不親國事孔子不云乎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

○北齊書崔暹好薦人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致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范蜀公蒙求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日昉爲善人夫以昉爲善人則知毀昉者非善人矣涑水記閻王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

稱其美彼專談邪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關夫
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蓋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
由是益賢太尉昔漢汲黯言公孫弘三公祿多而為布
被此許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
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三公為布彼與小吏無
差誠飾詐鈞名如黯言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
以其謙讓益所之旨宗之賢王太尉其或亦以其謙讓
邪太尉自言在相位久又政事關失必多所以望於其
君而納忠直之諫者意亦深矣

○北史齊王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為東萊太守時獲
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

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為笑樂東齊
記事宋宣獻公未嘗素談在河南聚廳慮囚公曰汝與
某人素有何冤囚不能對坐上官更以俗語問之始答
二子之性習如此非今所謂對牛彈琴者乎而或以為
迂或以不通譬之不知人性蓋自有要如此者

○北齊皇甫亮性質朴屬有勅下司各列勳情亮三日
不上省文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
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宋魯宗道為諭德日真宗嘗有
所召使者及門宗道不在移時乃自酒肆飲歸中使先
入白約曰上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實
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

大罪中使去遂以其言對真宗奇之謂為忠實可大用
宗道對使者之言亮之心也真宗識人可謂得之批壯
驪黃之外而被齊主之奇顛者亦不可謂不知人矣

○北齊孝元患母老多病元忠專心醫道研習積年遂
善此技族弟亦因母病醫為治療不愈遂自精究針藥
母病乃除隋許道幼亦因其母疾患編覽經方得以究
極世號名醫誠諸子曰人子嘗視膳藥不知方術豈為
孝乎由是世相傳授唐王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
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勃之所見寔同
道幼唐有王壽亦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
高若訥亦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夙伏張仲景

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
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
嗚呼許世子止而迴此春秋不得而誅之矣或問左氏
謂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非邪許世子始之不知
藥進藥而不知嘗此許止之罪也君父有疾臣子之所
以盡心力者宜莫如藥物矣其勿自專焉可矣大儒伊
川有言醫是人子分內一事醫之為道吾儒其可以忽
乎哉宋李虛已母喪明虛已旦日紙睛不懈二年母目
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
疾尋平此又以孝為醫者也

○蘭陵王長恭邱山之捷威名大盛齊主忌之及代段

詔督諸軍頗務聚斂所親尉相願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豈非以邛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爲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手長恭涕泣問計相願勸其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齊主遣使醜殺之宋張忠定公詠在陳得了謂遂寇萊公報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遂爲歸計買田宅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朱子門人記朱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而已豈避禍哉禍豈可避邪春按忠定公事陳無已叢談云爾密齋隨筆云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

何有所謂垂崖自汙之事晦翁之論正矣殆亦未考其實也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誠其慎口其後弼事隋竟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磨堯堅之緘口戒之哉

○秦王世民洛陽宣武陵之行王世充將軍雒信引槩來逼不有尉遲敬德事其危矣李世勣素與雒信友善誓同生死洛陽平世勣言雒信驍捷絕倫請盡輸已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杜如晦與其叔父淹不協淹當死如晦迫於楚客之義爲之請而得

免如晦之所請者決不如世勣之所請者之力也而太宗聽如晦而不聽世勣蓋有憾於椎信前日事耳夫臣各爲其主椎信何罪太宗之量於此未爲宏也

○唐武德末年玄武門之變房玄齡實勸長孫無忌首發其謀他日上實錄而書六月事不無微隱何哉玄齡嘗以此爲周公之事矣何爲隱之其隱之也亦知其事有異於周公矣前此何爲勸之玄齡非成君於惡者始也見道未明而卒也固有悔乎

○或問王魏之事范太史受說伊川而歸其罪皆者孔子不罪管仲王魏於仲果有異乎考管仲荀卿書桓公亦是弟殺兄與秦王事何異王魏奉高祖命而事建

成建成之死也上有高祖在焉二宮左右與秦府兵戰未已高祖勅令內外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王魏之受世民處分蓋高祖意耳何得而難言之春曰秦王之殺兄與桓公不異也建成之爲太子與子糾之在諸公子列亦不異耶王魏固不得藉口於管仲已嗚呼王魏尚得爲高祖之臣也哉高祖以秦王功高素心欲立之而立建成者特以其長耳建成之不克負荷後來亦易見矣高祖欲易之心特未發耳王魏不爲晉之衛瓘和嶠蓋忠高祖而勸建成以立功又勸以早除秦王然則王魏非高祖之臣也太子事定王魏不躬待罪高祖闕廷以謝無狀詹事主簿之引雋州之召不躬受高祖之命

而遽就列嗚呼若之何其可免於君子之責也

○惟房與杜為真宰輔唐人有是言也助天理物之任
三代而下漢則蕭曹為冠丙魏有聲唐則前稱房杜後
稱姚宋宋則慶曆治平韓范富歐更升迭用言相業者
必先焉以今考之參之于何言之于相環之于崇皆起
繼位琦淹弼脩雖同一時中書與樞密殊家政與平章
異矣若夫共掌朝政位齊時竝而典章文物彼謀此斷
跂聚可定則從漢泉宋未或有如房杜者也參與何有
隙及代何能一遵約束相嚴毅吉濟以寬崇善應變環
善守文宋四公上前持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其人品
雖優然意見終不能以相一者方在在而玄齡每議事帝

所曰非如晦莫壽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如晦長於
斷而玄齡善謀固非獨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之所
逮者也史臣謂房杜為相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
由而不知其相業蓋廓乎無可尋迹矣所謂真宰輔者
其在此也夫此像許先生廷綸家藏先生官南通政時
春偶與論予所見人間收得唐人遺象衣袍領圖其頭
若無裏衣不可曉先生曰吾家房杜象正如此因出視
春得歛衽過目焉像頌中爵號與劉昫史不合昫史列
傳他人當時贊詞率不載獨載二公贊有曰才兼藻翰
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者有曰建平文雅休有
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者蓋二公圖登瀛圖凌烟閣

時語此像頌又不同焉而繪事精甚絹素雖就敝神采
燁如意必有肖於瀛洲烟閣之所圖者非宋畫院臨本
之所能及也先生藏此寤寐其人惟在其相業而已此
奚足深辯予肅觀之餘輒此曉曉亦特致夫仰企之私
云爾嘉靖丙戌正月十日書

○書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云刑濫則懼
及善人律文斷獄失於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失出輕
於失入蓋寓此意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近來刑網
稍密何也德威曰是在君上今日失入無罪失出則獲
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按漢書
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

生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
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殺之利在於人
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後魏高允詳刑平
允以為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封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象况
凡人能無咎乎為士師者尚其有警乎斯

○唐李勣在軍中臨事選將必嘗其狀貌豐厚者遣之
或問其故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勣之謂薄命之
人羸弱者也夫選將與卒異視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
惟其體貌豐厚則遣之其有不為劉景升之大牛者乎
王莽嘗用巨無霸矣體貌非不豐厚也其足以成功名

乎宋帝軀體貌素羸不能跨馬非勳所謂薄命之人乎
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而舉定之於區區體貌間豈選
將之道也宗洸倣之少孤貧請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
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倣之後累功遷中領軍
封真陽縣公時遵考為光祿大夫倣之謂遵考曰形陋
之人今何如勳嘗聞此事乎噫世之用人不亦有類於
勳之選將者邪自武氏身言書判之法行而舉選非其
人也多矣

餘冬序錄卷十六

餘冬序錄室病卷之十七

內篇第十七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唐太宗之忠李世勳徒以其不負李密而信之耳初勳
弟感陷於王世克令作書召勳對曰兄尚節氣昆弟不
能移也以立武事觀之所謂不負不能移者何在勳臨
死謂弟弼曰我子孫付汝母令後人猶吾突房杜也我
死歛加朝服庶著此奉見先帝勳欲何顏服唐朝服而
見太宗也武后光宅元年勳子敬業起兵匡復為李孝
逸所敗后追削勳官爵發塚斷棺盡夷其族距勳死才
十一年而有此覆宗之禍後人齒冷豈獨房杜之比而

已哉天之報施於斯見矣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傳奕曰此邪法也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為所擊者更不復蘇唐宋陳仲微為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文揭其事以為冤旦暮祝詛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宋傳以曲在已之僧而欲祝詛何心公處之士夫邪不犯正得死宜矣然則祝詛之事孰謂其無神明哉

○高宗以立昭儀事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玄宗以廢太子事謀之李林甫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自家事一言而王后蕭妃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瑑遂不得其死矣嗟夫后乃天下之母太子君之貳也而奸臣一言而殺之天子以天下為家天下之事孰非天子家事家事之大有大於易后與太子者乎而為之家相者此無所豫則何事可豫乎利口之覆邦家如此人莫親於父子莫愛於夫婦而一言決意生死間之人倫之間非天令人合之篤者孰謂其可保哉

○劉延祐弱冠登第政事為畿縣最延祐李勣謂之

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
右也勳於此可謂知言路巖初佐崔鉉於淮南鉉知其
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
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
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然則早達亦豈其
人之福也哉延祐他無聞而巖不克令終吾無足論也
已

○駱賓王匡復府檄文有弑君鴆母之語人但知史載
武氏害王后事而不知高宗之死乃武志也五王為唐
舉義誠以春秋鈇鉞行之武常載獻李家太廟而乃遺
賊不討使得從容上陽即受顯册死稱遺詔何哉逆豎

二思之肉不隨二凶同磔都市而欲藉手昏童置之枕
上以自立威難矣義旗未偃身遭反噬禍亂相尋雖天
運則然亦人謀未盡之所致也

○武氏之將易唐命也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百官中
獨武臣李安靜正色拒之後來諸賢豈不有豫焉者安
靜之死何亦無一人以訴其冤也當時王公百官復皆
安靜其人彼武氏能獨居其位耶安靜之忠前無愧褚
遂良後不減張柬之輩矣春故表出之以補春秋特書
之筆

○周武氏朝以男戴女以陽從陰習而安焉唐之大臣
拜其表感激至為流涕元事奉而遷宮猶自謂違故主

而泣人臣終節也繼一時人心至此朝野僉載乃有
盧氏不令子事女主事氣即烈然稱大丈夫有不及何
哉賢如狄公身雖周朝乃心唐室屈身以濟大功非區
區事女主之人然聞姨是語自不能不慚在他人士當
何如哉僉載云仁傑啓其姨曰表弟有何願當悉如旨
狄公之公正恐不如是表弟而材吾當品其材自官之
不材國家名器非可恩假我安得問所願也幸其姨賢
也姨若不然而為其子過請所願亦將悉如旨耶狄公
嘗言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其所啓於盧氏者吾不可不
為之辯

○神龍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親常巨源秉筆當除
十人而楊再思得其一餘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
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何人亦知負天
下為可恨當時士夫又在再思下矣巨源所謂時當爾
耳今人亦多言是此等時節開此等花司化權者得無
有感於此言乎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
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
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
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
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
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

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為禹錫言得改連州
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為世勸夫即一善而
稱之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
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退齋筆
錄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
化為鳥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
今任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
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
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

蕭嵩之見僧化成之所為告者可以免後時之殆矣

○史稱張九齡與嚴挺之善欲引為相謂之曰李尚書
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愜挺之素薄林甫竟不
請挺之可謂持正能不阿矣九齡非阿人者而教挺之
乃如此昔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
為害不求益也九齡蓋以杜預專為挺之計耳九齡善
挺之而教之以是取相則九齡非愛挺之者也然則預
之餉遺貴要欲免禍也亦豈君子所得為之事哉宋林
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通阮胃書大中曰吾為夕郎
時一言承意豈聞居至今日客曰縱不求福蓋亦免禍
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

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既不能隱而仕小則譴斥大則死自是其分若為洗滌斥而奉承上官則奉承之禍不止失官為逃死而喪失臣節則失節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懦而不能蹈禍難者固不可強惟當躬耕絕仕進則去禍自遠

○唐玄宗以張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帝有九齡不用而欲求如九齡者用之豈非惑歟抑其心有不泯者故爾

○唐玄宗初政姚崇為相盧懷慎與焉開元之治崇實輔成之懷慎何為者耶崇非其君任之專而其同寮推之無所忌抑何能爾崇嘗奏請序進即吏再三言之玄

宗不應崇懼趨出上謂左右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郎吏卑秩乃煩朕耶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吾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是固宜崇之能輔成開元之新治也然則懷慎其不亦得為賢相乎有才者人或不得不屈而守正者充易為人所忌懷慎臨終薦宋璟上納之崇羅璟為相史稱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唐世賢相前稱房社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是固然矣璟之為相也蘇頌與焉璟與頌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頌助之然則頌其不亦得為賢相乎胡氏嘗論姚崇張說罷而復用宋璟蘇頌斥而不復

之故而嘆君子之難合甚矣守正者之尤為人所忌也
○唐賢相稱姚宋而姚贊權譎宋性耿介故論者每以
劣崇如逐張說罷說知古事皆崇之譎也史言之矣春
觀武后遷上陽宮時王公至相慶崇獨流涕張柬之等
曰今豈涕泣時耶心公禍由此始崇曰此與討逆不足
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故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
罪甘心焉俄為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姚獨免所以
涕泣者蓋預知後事矣崇豈無知而自黨邪降者此亦
崇之權譎也雖然古人明哲保身之道亦何用此吾觀
崇十事爰說天子而後輔政亦有譎道存焉意譎而事
正此其猶可稱歟

○盧懷慎為相時以伴食目之中書政本之地其可容
伴食之人乎然坐鎮雅俗有如明皇之言要不可無此
人也史載明皇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尚通尚濶尚吏尚
文尚儉尚直各具所長若懷慎之清亦宰相中不可無
者懷慎之卒家無餘蓄清不諛言其上表薦宗瑒輩並
明時重器以人事君尤得古大臣體是可以伴食嗤之
乎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
雨為託脩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
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
足虞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守李名

則刺雒州特河止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
南朝尚脩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雒州其
入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諸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
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
允則乃復托護祠而築關城徙淳圖以寓斥堠使敵不
疑而城守嶮望之地益謹焉此二臣者當其時既不得
為而為之慮如此今日慎固封圉之令屢下而外郡邊
邑曾未有一人能盡心者盜賊竊發虜狄侵軼所在皆
成蹂躪之域豈不可重罪耶

○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玄宗曰朕不
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朱泚謀逆段秀實擊泚
遇害德宗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嗟乎中主之世愚佞
容身於朝得享其利而忠良徃徃擯棄偏方間地及其
亂也忠良自挺當其害而容身取位者既已鳥獸散矣
向之腹心股肱今日何在而盡力效節乃其所不識之
人其所委用不至之士嗟乎此其所以有亂亡之及也
丁亂在亡而始憐其所不識之人痛惜其所委用不至
之士何益玄宗吾不論德宗時真卿尚無恙也德宗惜
秀實不反用而於真卿復投之虎口以快奸相之計何
中主之難悟而君子之多不幸也

○揚廡夫樂府厲鬼之詩不存而有其序識切厲鬼不
能殺尹子奇賀蘭進明殊不成語伯有之為厲也子哲

之死子產實殺之申生與伯有之見夢於其國人也史
駭其言之驗耳巡死而進明不旋踵以退敗子奇亦隨
手誅矣巡之言不既驗矣乎楊又譏巡守城食人事史
謂巡遠事自韓李序傳以來天下已無異言揚氏所言
皆前人有斷案何足史辯幽冥報復大雅君子不道焉
春獨於人傑鬼雄不忍以為泯泯之國殤也故特詰之
○郭子儀不問發墓之人宋儒謂雖古之齊物我者不
能過春以為不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豈有生死間邪
所謂齊物我者能忘物我相形之私則善耳若倚其至
尊親而忘之異端之害也汾陽於此其事在甚難問之
際其心豈忍遂忘物我之間其對德宗之言涕淚俱下

其預思之熟矣不共戴天之深讎乃吾君側之巨蠹欲
窮其事則不能無致憂於吾君而時勢如此久主兵柄
之大臣一言或出誰與解此大結乎史稱汾陽自涇來
朝中外懼有變當時人情可知而汾陽謂此天譴非人
患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此汾陽之識量之所以過人
也

○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之世與肅宗為布衣交靈
武之會預謀軍國弘濟艱難厥功不細代宗自未為太
子時已深相倚藉矣衡山之起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
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
以為刺史周知人間利病候報政而用之因以泌為禮

州刺史夫人必先試者不知其才故也必在先朝欲用
為相不可得今尚須試遠州邪而泌乃僥倖為之常哀
非蔽賢者此殆不可曉矣

○唐德宗召朱泚入朝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
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
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若以臣貌寢惟
陛下神算上乃以鎰兼鳳翔節度使明年鎰為部將李楚
琳所殺李希烈陷汝州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欲出
之會上問計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
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
上乃遣真卿宣慰希烈為希烈所殺李揆有才望杞畏

其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上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
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必於揆
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行還至鳳州卒春嘗惟奸人之
傾正士亦多術矣彼若直為不報之言無對之謗以相
醜詆聽者不能不察受者猶得明而辯之惟夫陽托公
論陰釋私憾使聽者無所置疑而受者至無以自解焉
嗚呼此奸人之術所以充易行也杞之惡鎰也謂鳳翔
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其惡真卿也謂真卿四子所信
可不勞師而定其惡揆也謂揆練故事揆行則人不辭
遠使此其言非有毀也而三正士為之出何其易也噫
非明君其誰能悟奸人之術德宗之愚慢弗之覺也無

怪已

○唐德宗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李泌曰此杞所以為奸邪也若陛下知何肯用之春以為杞蓋有木以濟其奸邪者也故其君不能覺而用之穆宗時宿州刺史李直臣生贓當死帝面諭牛僧孺曰直臣事雖慙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宋神宗嘗稱呂惠卿美才司馬光曰惠卿過於王安石使江克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夫小人有才虎而翼者也其君不覺而誤用之未有不貽家國禍

者

○逆賊朱泚僭位逼太常卿樊系為冊冊成仰藥死人之地節者畏死耳系能仰藥不難死其何救於失節耶蕭冀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詭可斷表不可為冀怒殺之迢得死所矣

○吏部尚書常璩以宗人伐墓栢坐不相教貶絳州刺史此法今無聞矣

○唐李懷光之辭奉天圖也其子權入見德宗以為監察御史懷光後與朱泚通謀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是以老陛下故不忍不言臣非

不愛其父與家族顧力不能回爾上曰卿以何策自免
對曰臣父敗則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誅死璠亦
自殺胡氏論璠父敗則死之言與上番而生之而上不
喻也上雖不喻亦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
急嘗勸王鮮圖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
使璠勿死璠亦可以不死矣春以為此言為德宗錄功
誅叛謀則可爾使璠而賢自不容不死璠之密言於上
其忠也父敗則死其孝也若有與上留而生之意璠不
得為孝亦不得為忠矣德宗誠念懷光前日之功而許
其子不死璠亦當以不死讓餘兄弟不然璠之告父特
為自免之策而已懷光誠得命璠勿死璠亦當以死從

父蓋璠嘗告父矣忍令父死而我獨生乎吾未見璠有
可以不死之道也後唐明宗子從審從莊宗為金槍指
揮使明宗軍變於魏莊宗謂從審曰爾父忠孝於國有
大功今為亂軍所逼爾宜徃宣朕意毋使有疑從審至
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從審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
諒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
其言賜名從璟以為已子從莊宗於汴將士多亡於道
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
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歐
陽公曰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
者不兩全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

已耳私則兩害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
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君父所則
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
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
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
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
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從環之於莊宗知所
從而得其死矣或問胡之言蓋歐陽之意而子論確不
與其生何也確於父未敗之時蓋已自無可生之道嗚
呼確之處君父問其亦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夫
○貴妃生於蜀明皇為之幸蜀褒姒育於戎幽王為之

死於戎女禍之應如此哉

○昔人論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此陳壽斜之所
以敗也春觀瑄傳瑄不惟以虛名自累而又以人之虛
名累己已惟其好名也故有自累之事惟其好人之名
也故又有累己之人效古法用車戰惟其好名故也任
書生當軍旅惟其好人之名故也嗟夫名之為累大矣
杜甫稱瑄醇儒有六臣器使丁承平自當是一名卿賢
大夫而用處所長一敗塗地功隳身廢豈不可惜哉杜
詩註謂子美以論瑄專取華州又謂賀蘭進明諸瑄并
及子美故被逐質之東傳與年譜蓋不然也甫論瑄在
至德二載張相救之得免尋還鄜州扈從還京乾元元

年仍任拾遺秩始出爲華州司功不爲論瑋出也然自是不蒙省錄間關流離飢饉終世嗟夫許身授契之人視諸以天下爲己任者竟何所成就哉

○盧駢因詔錄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識者賞其明而簡王文正公遺事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伍千兩召揚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况無用憂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憲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我朝凡有賜大臣之終蓋不封進宋人賜大臣已下動有至二三千兩不獨王文正公一人而已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詔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容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有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歐陽歸田錄云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所傳殆非唐故事矣劉子儀爲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子儀之見其不賢於承嘉乎今制六部司屬皆書其部而都察院則各道直書其道而不繫於院正爲各道得自彈事於院可以不相關白故爾

○唐李乾祐永徽初爲御史大夫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婦大府監主簿李玄又妹爲妻玄又妹即宣道堂姨同

堂媯實稱從母何得成婚而法無此禁古人正名遠別
後代遠道任情將恐平人浸以成俗然姻屬無服而尊
卑不可昏者非止一條請付群官詳議可否左衛大將
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媯及堂媯母之姑媯及堂姑媯父
母之姑舅妹姊女壻媯妹堂外生雖並外姻無服請不
為婚認從之仍著於律令宋洪景盧隨筆姑舅為婚在
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戶婚律父母之姑舅兩媯姊
妹若堂母媯之姑堂已之堂媯及再從媯堂外甥女女
壻姊妹不得為婚者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若
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今州縣
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者皆失於不能

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
為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為妻宣帝詔母族
絕服外者聽婚皆偏國之制洪武十八年翰林待詔朱
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
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即兩媯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
當為婚故為離家所訟或已媯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
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
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慟人心議律
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
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媯皆為已之尊
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已為姑舅兩媯之子彼為

姑舅兩姨之女無尊卑之嫌為子擇婦為女擇壻古人未嘗以為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壻者不過齊宋陳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鄭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蒙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昱之女而待制夫人即蒙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已小姨之子而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所以明人倫也而蔡公之事載焉如其不可則必不在所取也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訟獄繁興

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群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然今律猶有娶已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離異一條國家并取魏周之制防民末世亦不得不然爾

餘冬序錄卷十七

餘冬序錄塞余卷之十八

內篇第十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李懷光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台之懷光責演芬曰我以爾為子柰何負我死其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易心苟免賊名而死死其心矣懷光殺之夏貴家僅有洪福者從貴積勞為軍統制鎮江江降福與子大源等結貴軍復之知鎮巢貴既臣附元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貴以元兵入城執福子屠城中貴泣殺大源大淵呼曰法誅首謀何

至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責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懷光之以兵反從泚也德宗奔梁州貞元元年馬燧等討懷光諸軍平河中懷光縊死貴之降元也閱四年而死去其養子家僮之一死纔幾時演芬與福百世其芳而為之義父主翁者萬年有餘臭矣

○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裴延齡在德宗朝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與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延齡何恃而敢如此德宗非不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而親厚之此小人之所以無忌憚也德宗欲脩神龍寺湏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

為賢者諱君子成人之美張陸不當復被此議春獮謂不然後之君子觀此可以益勸於為善矣蘇了德云張達賢有後揚維宜有後以盜名無後意雖有為言之而其言自足警世劉趙所言亦然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是四人者造後獨至相位然論者不滿焉以虛名之無實也春按造之外韓會者故奸相元載黨也大曆中坐載貶官以卒其立身如此無可言者而柳子厚謂其名高致謗殆恐不然彼盧與張直文人之靡耳四夔之稱抑何以異叔文之黨謂可與與堯舜之道者乎○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韓愈上言淮西三小州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

與不斷耳退之為平淮西碑云凡此恭功惟斷乃成是

證前語

○韓信師事廣武而定三秦李愬客禮李祐而平西蔡廣武之謀祐之計之所成者非信與愬之功也耶

○李肇國史補記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下發狂大勸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或辯其無是事蓋為退之諱也而辯者又言退之詩實有之退之蓋欲以警諸在位者能上不能下之戒耳夫退之誠欲警諸在位者然何至不自愛乃如此乎此真好奇之過耳史補記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退之為巡官同在使局或譏其羊輩相應退之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相

州一谷水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玄宗何人之祖歟而延齡敢為此言而德宗亦不之罪宋高宗之相李綱也顏岐言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為金人所惡宜置閒地綱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之議如此臣願歸田里至於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顏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語塞綱乃赴堂治事甚矣小人之無忌憚其何所不至也欲諛其君則不顧其君之有祖欲黨逆而辯正以諛其國則不復知其君小人之

與不斷耳退之為平淮西碑云凡此恭功惟斷乃成是
證前語

○韓信師事廣武而定三秦李愬客禮李祐而平西蔡
廣武之謀祐之計之所成者非信與愬之功也耶

○李肇國史補記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
下發狂大慙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或辯其無是事蓋
為退之諱也而辯者又言退之詩實有之退之蓋欲以
警諸在位者能上不能下之戒耳夫退之誠欲警諸在
位者然何至不自愛乃如此乎此真好奇之過耳史補
記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退之為巡官同在
使局或譏其羊輩相懸退之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相

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
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待聖
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玄宗何人之祖歟而延齡
敢為此言而德宗亦不之罪宋高宗之相李綱也顏岐
言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為金
人所惡宜置閒地綱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
之議如此臣願歸田里至於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
望聖心審處上曰顏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
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語塞綱乃赴堂治事甚矣小人
之無忌憚其何所不至也欲諛其君則不顧其君之有
祖欲黨逆而辯正以諛其國則不復知其君小人之

無忌憚而敢言乃至是也是而弗誅朝無復可誅之人矣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侯鯖錄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脩賜考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嗟乎賢如張陸而衆善不足以贖一惡彼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念念於傷物者天將何以處之夢得于時有激之言聊復翁異世之公論也可畏哉或曰春秋

屬何恠之有此言亦近乎戲退之使王庭湊至壽陽絕句有園花巷柳之思語林載之謂指其二妾絳桃與柳枝也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帶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則謂其妾柳枝後逾垣遁去家人追獲故詩云云自是專寵絳桃豈其然乎退之有二侍女見贈張籍詩無疑然至箋其詩而實之事如此恐近於誣君子矣語林又記退之病將卒召群僧曰吾不樂將死汝詳視吾手足文無雜人云韓愈癩死也夫退之學道之士當啓手足之時何暇慮僧之誑而詔戒如此是知為語林者正誑退之者也常絢記劉禹錫語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程曰崔大

丞相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
與愈往還三十餘年不曾共愈說着文章此是過人也
又曰韓愈初貶制詞帝舍人為之曰早登科第亦有聲
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元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
與不潔喫耶席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也問何謂日出
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如劉所云退之真
自一輕薄者他如語言行事安在其不然邪雖然以劉禹
錫其人而議韓愈輕薄吾自未見劉之能重厚於愈也
大抵退之在當時文才傑出而氣節又復挺拔言語不
能讓人人宜有多嫉者退之抗顏一世其推尊者亦獨
其門人耳撫言李翱云韓退之之文古之文也其人古之

人也與人交至卹其孤為畢婚嫁孟郊張籍之數是也
噫道學名一世之人如程如朱尚不能理於眾口而况
獨以文馬者乎退之脩頤宗實錄劉柳之黨直筆而書
禹錫所以謗退之者有在矣
○我身蹈立軻爵位不早婚固宜常有入文章紹繼刻
韓公此語蓋即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之意
公之子是金根莫辨文章家稱不肖焉而公之孫承狀
元及第為時聞人此語固不誣也然繫乎天者終非人
所能必白髮被兩眉飢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
紙筆陶公此語又當誰責張續云先生厚積於躬薄取
於世其後宜有與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

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世有貪浮於德無功而受土賞之徒其胤祚彫落不克永世論者曰天道昭昭可為貪夫炯戒而又有不盡者跖壽顏夭之事宋諸君子謂天道不當就一二人身上論之信矣哉

○韓退之與鳳翔郡尚書言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百守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一不得則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宋杜祁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杜豈

有得於退之所謂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之者邪夫以財施人人之美行而妄施不可也彼有假國家之名器以私加諸人而一不問其賢愚者可也乎哉

○韓退之送孟瑄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焉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吾所欲低頭於昌黎處也

○皇甫持正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權快以持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以其衣服而仁義其心不猶愈於儒冠朝服

而溺於滛惟之說以致彝倫者耶東坡為勤上人詩集序云歐陽公好士而士之負公者有之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然頃之際佛者惠勤長於詩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公薨於汝陰予後見勤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予然後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於公也審矣晉山人傳巢谷學古兵法游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寶善存寶坐罪犯谷逃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蘇轍謫嶺海谷往詢訪轍又欲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曰谷於朋友之義無愧

高恭惜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也

○柳宗元撓即叔文竄斥永州貽書所善蕭俛言情又貽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望之者甚至而二人漠然無應史稱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用故無用力者春不知畏其才高之云畏忌其將壓已耶抑畏惡其恃才將復為國害也蕭俛吾弗論若許孟容自為給事中時已與侍郎權德輿樂撓較亡號權許此其人於宗元之材當無所忌而亦不見其有所用力或者寡不勝衆抑或不能無所畏焉故耳噫宗元材矣而卒以竄斥死蓋不善自用有以致之非不幸也

○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紳愈勁直

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案以激紳紳愈果不相
下詆訐紛然逢言遂兩罷之紳之剛愈之勁直君子也
使不至不相下者逢言之計不行矣小人陷君子特能
巧中如此

○裴度傳敬宗時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
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李德裕傳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
聞南方之水率一戶僦一人使往汲往者日數百人德
裕嚴勸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
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
從之此一舉兩紀裴李之見正同而彼此傳不牽連善

及使贊皇之請先下令狐不當復為舉禁晉公之判已
行則所以從之者不在贊皇之請矣

○司空圖撰李磎行狀稱美其著作甚至而惜其焚於
賊火無聞於時以為陽春白雪世人寡和孫光憲瓊言
載之其信然乎光憲言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數君
子之文凌轡荀孟批糠顏謝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
已而梁聲未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文章之美理當
傳世其獲傳與否又自有幸不幸者今昔所嘆不獨李
磎梁浩而已梁補闕事退之輩集中無一言語見及而
光憲謂此數君子宗仰其人為龜鑑不免近於誕矣
○任用宦官前代有國之初自無此事漢高借栢樊噲

得排闥而言之而東漢清致燎原乃爾唐自中葉有監
軍者或問之米子蓋其時因疑諸將特以親信參之宋
太宗令王繼恩平序順有功宰相擬為宣徽使太宗謂
太重不可遂創宣政使處之米子曰朝臣諸將中豈無
可任者須得用宦官彼既有功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
法制恐啓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
憲在西權位如六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後
世之事無亦有類是者乎故春備書之

○李肇國史補載李沂嘗放一死囚他日遇其人于途
延歸其家與妻議所酌之物妻嫌數少此人曰酌物少
不如殺之李急遁而免孫光憲瑣言御史穆延晦者黃

巢亂後歸東都宿魏州公館牧群張存謂典客曰稍受
穆家恩命今侍御過州須展分報德典客以告穆穆狀
謂謝張大怒詰其言遂斬謂者穆驚恠歸館張尋遣人
就害之併害其同行李監察以此滅口諺云恩將離報
誰信世乃有此事邪

○王涯舒元與為相時有弟沐在江甯老且貧跨
驢詣涯欲求一簿尉一見涯待之
殊落莫久之沐因言
造門候命及涯家
子守蕭愿所教元與妻
罪忘之日加譴責怒
忽以非

南元與亦不留守。守之併命。蹂之禍也。守謙之幸免。愿之餘福。豈其然哉。魏太后寵任宦官。承祖官至侍中。孝文即位。承祖坐贓。削職。禁錮於家。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大服。不受。疆與之。則曰。我大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疆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婦。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婦。至殿廷。其一婦伏法。帝見姚

姚貧敝。特赦之。欲免禍者。若揚氏。乃非幸免者矣。

○仇士良致仕。教其黨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士。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踪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士良之言。聞寺傳心之秘密。蓋也。而史臣得而述之。為益大矣。○唐常貫之為長安令。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願識之。而進於上。宋孫抃薦唐介。吳中復為侍御史。或以為公未嘗與二人相識。曰。抃豈求識面。臺官大實之薦。必欲識之。而抃不求相識。二者孰是。曰。人有賢否。不識之而遽薦。則恐有舉名之累。必

求識之而後薦則不無市恩之嫌人之賢否不可不識而人之面不必相識也孫固為審刑詳議官時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為編脩中書諸房文字魏公非市恩者而欲見固欲知其賢決為如何爾及諭使來見而不肯往其賢不特見而決矣此所以益加器重而薦之也歟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飲食悉用惠山泉時有水邊之號或諫水邊有損盛德德裕曰未俗安有不嗜不欲者某不求貨殖不遜聲色今止一水耳德裕南荒之謫水邊何在嗜飲之害雖水亦已多矣唐人記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羨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

砂煎汁為之過三即弃其滓而自謂嗜止一水可信乎

○柳宗元為呂溫諫云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

東平呂君卒君由道州以陝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哭者逾

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日上戌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

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於北南舟舡之下

上必呱呱然蓋嘗聞于古而觀于今也蘇子瞻謂宗元

敢為妄誕居之不疑如呂溫之卒云二州人哭逾月客

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

蓋以溫特八司馬之一耳柳又其黨其言不足取信於

世也予觀溫知衡州時送之令絕句曰布帛精粗任土

臣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屬雖是蒲鞭也莫

施其愛民之心發於言語乃如此其政必有可觀者今
之為太守者不卹縣令曹取焉民於諸邑惟視其督課
之多寡以為殿最是則又曰司馬之罪人也温之為政
視他人蓋必有可觀而足感乎人者後人徒以其平生
而不信之其所言又出黨人之口人益不信人之脩身
養誠意平生不可不謹蓋為目廷宗元之誅乃曰君之志
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
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君之文章宜
端於百世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
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
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重者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為

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其祭文又云君理行第一尚
非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風志所蓄巍然可知所慟
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
化光之心云云抑之言且不見信於當世之人矣况後
人乎

○唐自安史構逆之後四海靡不涕洟乎黃巢而大亂成
矣世嘗恨賊難滅賊不難滅也巢賊荆襄之敗渡江東
走或勸劉巨容窮追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
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
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賊由是復振明年賊屯信州
遇疫癘卒徒多死請降於高駢時昭義等軍皆至淮南

駢悉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因悉遣歸
賊謂知諸道兵已北度淮遂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擊
之兵敗勢復振若是者賊果真難滅耶巨容身死成都
駢亦族院廣陵前日之富貴功名所以邀君而專己者
今安在也若國家喜負人語則在上者所當知
○唐王起敬歷首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
僕妾所有羣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
祿仕之士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及狗彘似歎則困彼妻
孀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
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餘冬序錄卷十八

餘冬序錄終臯卷之十九

內篇第十九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叔孫通所事且十主皆面諛取親貴馮道之所事如教
孫而貴任又過之安得不受重戮於後世

○五代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請闕上書以審
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立龜詔許之州人相
與聚哭而死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為
劉君僚位觀其為政無以喻人非能域其租賦除其絲
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之所能
為但他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

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意得民不如劉君哉

○南唐柴克宏職典宿衛日與實宏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兵起常州克宏請效死行陣唐主使將兵救之遂大破吳越於首萬級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夫人之才用而後見耳柴克宏不有常州之行誰彼知之宋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論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魏勝不曰盜譽何以見其才也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周公謹舉陸放翁贈劉改之詩李廣不生華漢問封侯萬戶宜其難以為用阜陵語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故

翁語也春後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孝宗蓋因此言之故翁潛夫之所用者一皆文帝語也

○張昭生五季間魏名儒預唐吳唐尹張憲奏受昭府推官加監察御史裏行憲為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上推戴明宗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為自安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苟覓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相泣而去憲遂死之史稱時論昭能成憲之節春未見昭之能自獻也昭事明宗官侍從清泰中至御史中丞入晉累官尚書右丞入漢又累官禮部

尚書入周又累官吏尚書封國公入宋又拜吏部尚書進封鄭國改封陳國公而卒昭不以古人之志自成何也為史者曰昭居五季之末以典章撰述為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亂君遣必諫時君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獎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吾亦未見昭之能稽古也昭去憲時有執昭者昭曰明誠所至期不再生主辱臣亡死而無悔考昭平生其有愧於斯言也哉

○五代時馮吉雅好琵琶錄其妙教坊供奉名手亦莫能及宰相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於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

家人皆大笑吉善屬文工苦十隸而重有此好乃至於此入宋以佻薄不至大位其不宜乎歐陽迴任蜀為散騎常侍嶺南平分司西京太祖知其善長笛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俗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迴至宰相習此技故為我所擒所以召迴欲驗言者之不誣也郭從義善擊毬嘗侍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於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既罷二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然非將相所為從義大慙太祖於二臣所以辱之以為時之鑒戒若深矣

○張美任周為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有承取

美必由爲供給周祖聞之怒將譴責之而恐傷世宗意
徙美爲濮州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即位召爲樞密承旨
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以幹敏稱上連歲征討糧儲不
乏深委賴焉然以澶州時事頗薄之美亦自愧宋曹彬
仕周世宗爲引進使時太祖與禁旅林中立不倚非公
事未嘗造門群臣讌會亦所罕預太祖登極後召謂曰
我疇昔當欲親汝汝何故踈我彬頓首曰臣爲周室至
親復忝內職安敢妄有交結上益器重焉實儀嘗事世
宗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
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
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非敢言者今既善籍乃公

帑物非詔不可取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相
之田重進顯德中隸太祖麾下從征契丹至陳橋還爲
御馬軍使太宗居藩邸時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
晉王賜也何爲不受重進曰爲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
爾卒不受上知其忠朴故終始委遇焉然則事人者可
有二心爲異日地乎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嘗茶
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飲
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不欺其主君獨曹彬耳
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彬太祖下滁州世宗
命實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

初下城維傾歲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
詔旨不可得後太祖屢對大臣稱歲有守欲以為相駭
公夢李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
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遣州司馬三歲徙延州別
駕在延為生業以老三歲當徙不願內徙宰相奏其可
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
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為
人叢談

○范質公質力學強記既登朝猶手不釋卷人或勞之
質曰有善相者謂我異日位宰相誠如其言不學何以
處之然則士人讀書祇為將來有位故邪質所學之志

繆矣質之蓋棺也太宗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
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可惜爾嗟夫質平生
讀書蓋獨未曾識得一忠字也

○范質不死柴氏生宋朝亦才幾年而止太祖因論輔
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惡弟不事生產真宰相也
太宗亦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
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當時欠此死者多
矣而獨質為可惜質何用此數年不死為哉質臨終戒
其子是勿請蓋勿刻墓碑其自歎固有在耶質為於閣
中就食時聞變能死即其名自驚惶眼上而可以免其
倉卒遣將之罪矣然則質死於陳橋未變之前其得為

完人乎皆嘗在後唐晉漢矣以歐陽子五代史觀之未必非雜臣也而世宗任之獨至當日事實能不欠世宗一死固無憾於豫讓也而實不然此熙陵之所為惜之也歟

○范杲魯公閥閱之家能刻志於學以文名而不善治生再入史館家益貧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史稱人皆笑之毋兄晞性畜居京兆殖貨鉅萬不肯恤杲然則時人何為不笑其兄杲可憫不可笑晞不足笑者也魯公質在時杲求奏遷秩質作詩晚之時人傳誦以為勸戒李昉作相杲乃自言先公嘗授制誥一編許其才堪此職太宗書玉堂額賜翰林杲又上記因請備職竟用踪

競改官不得意而卒杲若誦其先公所授之詩安有是事是則其深可笑者也

○曹武惠王彬嘗曰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韓忠獻公琦因語章相在比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怒夫不以私喜怒而戮人則雖殺人多而非傷已之仁當其罪而殺人則雖日殺百人而不取人之怨矣

○宋趙普為宰相凡有殺利害文字皆置篋中滿即焚於通衢李沆在相位常言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

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甯人擾之此
之謂也險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劉元城論本朝最
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沆之所云大似失言然有深意祖
宗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醫看病極多
故用藥不至至亟派殺入其法雖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
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三旦執政陳
彭年嘗請政府呈狀曰科場條貫旦後之也曰內翰做
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退再來旦不見向敏中出
陳所留文字旦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旦曰不過與
建符瑞圖進耳普與沆時中外所陳何必皆過陳彭年
邪以是知三公皆所謂得大臣體者矣

○宋人記趙韓王宅園經画造作侔於禁省韓王以太
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
爲鑰爲常歲時惟廝養擁畚負鍾者於其間而已夫人
生天地間寓也所寓勢不得久而又不能安其所寓人
生亦何苦求飾所寓爲哉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
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
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
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
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而西郡士大
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
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遵吾

言毋以爲慮人能如范公所言無唐人惟展畫圖君之歎矣

○燕山竇氏儼善術數兄儀常鄙其詭怪儀有花椅二儼見之謂其一隻某月日先破儀愛護不用至期竟爲從人所毀儼嘗謂弟偁曰吾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總無壽云云及後皆驗然則儀鄙其詭怪非歟儀仕宋太祖意在求相嘗勘某事極其嚴劾以合上意然竟官尚書而止豈非歟君子於術數詭怪之事誠可鄙不足信然有理焉有命焉而數寓焉君子未有不順理而安命者也若儀者而不悟於儼之所言豈不尤可鄙耶

○李沆嘗言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之

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富弼亦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勳才峻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良善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春嘗求之古今君子小人仕立間其事無一不知二公之所言者是在上之人辨君子與小人爲君子主張如何而已矣

○宋人記呂蒙正及第寄聲胡旦曰滑縣漢狀元及第矣償胡之所言也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輪君一第既而次榜亦中肯選少監渴睡漢之朝存無不可知若之穆器識吾恐不如是也

○党彥進在許昌有說詰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
即救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
谷刀彥進武人闇不曉事然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
言有理諺云來詔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信入喚救
不亦宜乎

○宋曹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
中半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狄
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
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
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
人勸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

客至晚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
崙矣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
守邊材揚意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會有一駐禁軍白
晝擊婦人銀釵於市者吏執以聞及畧加詰問具服斬
之譽達京師億復見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庭之議
皆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此旦笑曰外庭之議何
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主將斬之當事耳瑋知
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
往矜其聰明未免變瑋成績且用及者以及重厚能謹
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

都召選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王旦對於
上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安有變更矣上是
之言者亦服雖此可為用人者法

○欽公韋為相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
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寇問其故曰例簿
也寇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
政者正由此耳司馬公光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司
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西府
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
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
何也惠卿不能對

○寇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僚頗不悅他日又除官
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
若用例一吏職耳范仲淹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
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
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以如此則公如此則私
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平女之宰相夷簡不悅夫
用人不以次非寇準其人不可若凡超格者委之宰相
而非其人則不如用例簿希文之所謂百官圖者猶為
有據律也

○蓋多遜貶宋崖諫議大夫李紘適知開封府求見趙
普言宋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

在內地而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實實實乃置之
死地普頤之月餘許坐事貶宣州一怒未已令貶嶺外
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規談寇萊公準
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謂乘璽初欲擬崖州
而丁忽自發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
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州與雷州同
遇雷州州人謂始與李文定公迪同罷相而謂以
內臣雷允恭傳宣復位乃逐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
將草公責詞時宋宣獻庠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
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
永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曾經

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蘇黃門檄責雷

州安置然民在車停下州連治及後符謂雷州問舍于

氏民曰前蘇公家為者至用破我家今不可也史記商

君執治秦法嚴舉國怨之惠王欲殺商石商

函谷關關吏不知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之商

君乃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博之謂矣

○宋王丞相沂公與孫冲同榜冲于京一日然蘇公

相留云矣食了去訪子弟云已留孫京共食安辨饅頭

饅頭時為盜賊也蘇公之訪子弟安辨者非丞相家

常飯可知歸忘蘇公布衣村與李康靖公同遊

至汝州太守通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充教行公每公至

即令設猪肉案請嘗有簡武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及
太守禮門各雖猪肉亦不常設矣今人以假
為粗食猪肉則齊人所恒用往往飲及僮奴官貴席上
不以是稱口嗜也

○三沂公嘗言如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
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登
官尚殘且得養望歲久不淪而後任則榮途坦蕪中
外允協故公執政之日邊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東坡試滿科中程美宗即欲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
人材遠大器也他日甘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使
人下之士畏慕降伏皆欲朝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

則人無異辭今驟用之士論未熟適足以累之也乃授
直史館東坡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謙蓋賢相
進用人才之道如此

○社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
美其儉公曰街市一措大爾者位雖用皆國家者齊入
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患泔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
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邪
黃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
城中乃抱飯入宿子城南公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
蓋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寒素使不獲
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然則士當富

貴之時，一處難之際，恒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樞密侍中曹利用當在獻太后時，以數舊自與樞密
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
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恩者，則
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所測，凡有小三降而不行
者，必又請之，太后口侍中已不行，然請者除怒曰：「臣已
告侍中，宅無愛，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恩，曹
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者，僅流行之，太后自是
切齒，遂成昔時之禍。歐陽永叔於歸田錄載以為大臣
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之所能防也。春竊謂不
然，夫大臣柄身，在社稷家何所恤，禍福有不必計者。

曹氏於此內降恩澤，苟非其公執而不行，豈三降之可
移三降三執，及再降而行之，奸黠之徒豈不得以覘為
之利，曹於此智慮不足，道而挺正，不回之節亦少虧矣。
歐陽公載此為為忠不盡之勸可也，而謂大臣禍患之
來，非智慮之所能防，豈不悞哉。

○李昉乘崖語錄載，張公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黃承
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長但每歲冬麥熟時，
以三萬緡收糶，至明年民或歉食，即與元糶，計則不增
價糶之，在已初無損於人，則類獲濟，年歲嘉熟，遂坐黃
而拜焉。昔嘗謂黃此事今日士大夫皆自可量力，儆為
若有司，以此施諸條格，為忠不盡及罷，張子詠橫浦錄。」

云忠定公治益多愛利之政其大者公嘗以蜀地素狹
游手者衆補田求旱民必糶食時未斛直錢二十六乃
按諸邑田稅如其頃歲收米六萬計至春歸城中細民
計口給券俾輸无估糶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
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然則此事公當時已著令於
蜀矣黃之事固宜有當於公心者公豈其有感於黃所
行而後杜之宜耶宋名臣事實張詠守蜀春糶粟米價
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一
保皆坐不得糶民少敢犯法及後議者格不行窮民無
所濟夫爲寇王晦叔知益州乃奏復焉蓋即此事耳春
謹合書之以告諸有志者

○宋王欽若爲太常丞判三司理大憑由司時毋賓古
爲度支判官嘗言天下通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
病幾不勝矣僕將啓之欽若一夕命吏句校成數翌日
上之眞宗大驚曰先帝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
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
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小人之情未有不攘人之善者
欽若判尚書都省脩冊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自名
表首以謝即謬誤有所建問戒書吏但云揚億以下其
所爲多類此小人之情未有不推過於人而以善自歸
者眞宗嘗示喜雨詩宰相王旦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
寫莫要進入改却否欽若時爲樞密副使曰此亦無害

而密奏之帝溫謂旦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旦曰
臣得詩未暇再兩有失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
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旦曰王旦累不辨真宰相
器也帝顧旦而笑焉欲知小人之情春於欵若得求之
思過半矣

○范文正公為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
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舉矣留
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遣以食物而不下第得非以
用飽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
遭事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亦讀書南都時
侍郎王濟聞其窮困因餉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

日固好明日如何與文正事類二賢者使繼得人饋可
以不乏美食則從之乎士作可受無功之食者此食豈
為慶於不繼而以口腹累人君子之所不居也二賢之
意蓋有在矣

餘冬序錄卷十九

文五連陸二抄卷劉歸人謝四

餘冬序錄極且卷之十一

內篇第二十

擲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范希文以論呂相簡落職士夫論薦數年不已會西方
事急始起副陝西經畧龍圖之擢呂迫於公議事不得
不然耳希文知延州移書或論元昊元昊答書不遜希
文焚之呂謂希文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此宋參
政岸所以有可斬之請而杜樞密深明其無罪呂曰
杜言是也止可薄責乃降一官知耀州呂於此容非其
私憾乎當時記事者謂呂執政時同寮凡百不敢預而
宋後至多與論辯呂不悅在中書向宋故為是言宋謂

呂欲深罪范遂以此上對不知為呂所賣宋坐議不合
出呂之計也然則希文之降非呂之計也乎希文焚書
事上令分析希文書上兩府共進呈事情明白自可毋
問呂若不先示宋是言宋並如杜議仁宗寧復有降責
命乎歐陽公作范公神道碑乃盛稱呂之賢能釋私憾
於范而共力國家希文子純仁不以為然刻石削去此
一節記事者謂純仁云我父至死未嘗解讎歐陽公歎
曰我亦得罪呂相者唯其言公可信於後世也嘗聞范
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其與呂解讎書見在范集
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讎于地下
之理此事朱子亦有文字辯及謂歐陽言是忠宣雖賢

其襟度非文正比今締考其事歐陽稱呂能釋私憾恐
亦非實純仁所以削去之意在此若曰希文未嘗解讎
之言非純仁所宜云也種古因誣純仁傳任純仁薦為
承與幹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種氏上世有
契義純仁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且他如鄧綰蘇轍輩
或誣黜純仁或與多異及被斥得罪純仁皆加申救其
用心蓋如此安有如此其子而猶不知其父之心者哉
朱子集五朝名臣言行錄於呂相載談叢云公惡韓富
范三公欲廢之不能軍興以韓范為兩帥遣富使赴名
用讎而實問之又不足軍罷請差三公之二府又以其
黨某某問而傾之及後猶曰西也相也請出大臣行遣

范使河東陝西富使河北以是而觀呂固亦能釋私憾於范也吾故曰純仁所以削去之意在此純仁於此不為其父解讐否也意安有子賢如純仁而不知其賢父之心者哉

○做宰相要辨一片心辨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孰賢孰不肖朱子嘗誦此前輩語以為足盡宰相之道今之宰相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不暇理會國事俗論乃稱此為相業不過要得牢籠入耳天下之大人之才之衆可一一牢籠得否邪彭思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之

盛德獨少此爾公徐應之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宰相也或問朱子沂公所云似不可為通法朱子曰他意不欲牢籠入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未嘗不薦入才韓魏公曰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為賢相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叔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欽宗時每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許中丞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解欽宗歎息以是觀之入籠絡之人亦決非大賢矣

○李沆為相投賓客常寡言謂弟維曰薦紳如李宗諤

吳廣厚以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為謗宣仁右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右相范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未荆棘已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不敢言純仁入學之不得確卒貶新州此二事范家父子之言其心一也文正能免仲約死而忠宣不能回確之貶所遇有難易矣文正曰吾輩亦不敢自保忠宣曰恐自不免豈獨事為身利害計將以動所聽者耳大抵大臣體國事當慮遠君子持法心當近尊而富呂不然也富尋見疑有手滑之憂呂亦遠竄竟詔荆棘重開之戚若范家父子遠識厚德賢矣哉

○范文正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為岳陽樓記遂著其語陳垣嘉定中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為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垣言蓋有得於文正之所言者能如垣言審憂樂之機則知文正公先後之意矣

○宋仁宗時富公兩糾察在京刑獄有用偽牒為僧者乃堂吏為之富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道名富正色必欲得吏執政滋不悅會契冊聚兵屯境上遣其臣劉六符等來聘虜情巨測仁宗命宰出擇人報聘群臣皆莫敢行執政薦富使虜將因

事罪之歐陽公備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不
報歐之厚富可知保州賊平魯從者分謀請州富為宣
撫使魯後生變欲使諸州悉誅之歐出使河北權知鎮
州富謀於歐歐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魯從乎既非朝
命刑即有一不從為變不細且曰脩至鎮必不從富悟
而止歐公遺事云是時富大閱河北兵諸者入言獨擅
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河北軍情於是京師禁軍亟大
閱多所升擢富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
擅殺二千入禍何可測公一言不特活二千人命亦免
富公於大禍也至和初富拜集賢相與文公考博並命
宣麻之際朝士相賀仁宗密覘知之甚悅歐為學士後

數日奏事上問新除疾博等外議如何歐以朝士相賀
為對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常從人
望夢卜豈足憑耶歐作批答曰未淮南周之所託至以
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述上
語也歸田錄實英宗朝事宋人私記英宗疾不能視朝
大臣請光獻垂簾后辭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
于書後辭宰相韓公時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還政后
聞之遽起歸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
衣也富為相密相怪韓不聞報撤簾事有韓公欲致弒
於族滅之地之語歐為參政首議進尊濮王富曰歐公
讀書知禮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富因辭

執政制選官疏言甚危見英宗求去益堅自此與韓歐
絕後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韓遣使致書幣富但答以老
病無書而韓禮終不廢天下兩賢之韓歐之薨也富皆
不祭而國史善富不預策立英宗與韓絕至此祭而不
通非也按國史所著朱子曾告門人出黃山谷筆語歸
宋人又記富自汝州得請歸洛築第與康節先生隱居
相適富常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懼不為他人做
了懽懽何益富笑此事難言益為嘉祐建儲耳然則史
謂富因不預立英宗事與韓絕亦未可知而傳者又謂
富與韓同在中書日富母老矣一日語及宰相起復視
事者韓曰非朝廷盛事已而富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

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言決不帶起韓歎
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韓
此事則春恐富公之賢未應爾也而不克與韓終好者
功名間事雖賢者不免爭勝可畏哉歐於富有保持正
救功濮王之議富豈宜詆之其薨祭吊亦弗及何也富
憾在韓遂嫌及歐富於是乎有未宏矣富之賢他事可
稱極多若處韓或亦以為天下賢之吾弗信也韓之賢
吾於處富已見之邵氏後錄英宗臨御韓公進擬數言
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富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
功可言韓有愧色後韓帥長安為范堯夫言其事曰琦
使怕富公也韓帥長安時富與韓絕已久而韓平心服

善肯為此言歐公立朝無一毫望德當公心及歸田猶
遺錄致和初宣麻事此六一居士文中自云學道三十
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之驗而朱子之所為首取也歟
○仁宗時文天博當病為相詔百官迎恭鎮曰隆之
以禮禮不若禮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而皆謂
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請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問况是
不能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鎮此言可謂得御
臣之術知相道矣此言之入未聞聽納如何仁宗詔除
韓琦入相之初尚未行也鄭東傳雅為中丞時二府謁
禁加嚴雍歎曰旁招俊秀列於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

是不及公卿門者猶當物色致之亦何設禁若是目二
府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閉其私邪於是援
賈誼廉耻節行之說以諫詔聽其禁再不知於雍之時
而尚如此金劉祁云宰相之職佐天子治天下所患耳
目不廣不能周知民間苦樂國勢安危故當廣集衆思
取諸人以為善以天下治天下至於百官士流賢否皆
當如家人美惡一一辨其才然後進退用舍合公以就
職舉而為重國者立法使賓客不得謁於居第其意蓋
以防請託而紘詢也夫果察其私詢不公豈可使為宰
相既以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不宜猶爾防閑唐
裴晉公一日拜相遷請於私宅見百官而憲宗信之卒

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能得人成此功名使疑疑者
為之亦不敢請而庸主亦未必聽也余觀南渡後為宰相者
非親戚故舊往往不得登其門百官士流未嘗
接議論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而望其所用得人
見不妄豈不難哉然則此弊南渡後猶相習也國家之
條約乃有精防大臣之條是何法哉

○憲長今世類以樞按察使按宋人筆錄寶元中御史
府闕中丞仁宗問李淑以憲長久虛之故字泰呂夷簡
欲用蘇紳矣上問夷簡曰中丞風憲之長自宰相
而下皆得彈擊其選常出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上領之
然則憲長御史大夫中丞之節也

○韓魏公琦平生事業有頌其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
所不敢者有曰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有曰苟利社稷知無不為若湍
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者此其力量為何如公嘗言成
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嘗誨人云臨事君
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嘗自
謂琦平生俠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
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此語所指固非一而
莫大於英宗朝事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
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先是范公希文嘗
勸公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尹師魯以謂不然臨國家不

當更顧身錄此語者謂公雖重希文然性之所喜以師
魯為愜公在侍崇朝為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
襲西夏范公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為經畧判官將命
約范公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
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尹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
公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公乃區區過慎此所
以不及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
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
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公還至半途見亡者父兄妻子
數千人持故衣招魂哭聲震地為之悲憤掩泣駐馬不
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廣外

也富韓公躬自汝州得請歸洛與康節先生隱居相通
富常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鬱
鬱何益富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富雖
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二公皆有宋
第一流人物後人觀此而斟酌焉可以得柳法矣呂順
浩在江寧聞劉苗之變亟至丹陽與張浚等會浚咨以
大計順浩曰事不成不也亦浚浚其言遂議進兵呂
之所言者其魏公之所自處者乎或問亦于順浩何如
人曰其人真一時偶得他用不足道也

○韓魏公嘗言魏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
自勵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公駐延

安時有人夜夢之首至國內遷書帷帳公起坐誰何曰
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某曰
用公復就枕曰汝夢予首云其人曰其不忍得金帶
足矣遂取帶而出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
公公曰事不成不過誤爾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蓋公
平生嘗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蓋每
如此死在人心自處非可許人之物也

○歸公行狀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上元
許謹不欲遽既喻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
大國稱皇伯中書擬所生稱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須下
姓名之別未得其中方下二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

臺諫攻中書不已尤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辯公
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公士大夫歎其
平直忠諫不肯推諉與人歐陽脩遺事濮議初不出於
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辯於朝故議者指公為立議之
人公不自辯唯曰今人以濮議為非使我獨當罪則藉
曹二公宜有媿於我後人以濮議為是而獨稱我則我
宜媿於二公春觀韓公行狀此中書事公是宰相蓋嘗
自云共議不言中書事忌出公某也而歐陽遺事又云濮
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辯予謂以議者指
公為立議之人歐公此亦參武爾此中書事也其不出於
公何故獨入辯於朝然則議者指公為立議之人推之

事理事勢可知已。韓公若但一言有所陳說，便是欲避
惡自無欲。惟謗與人公之賢，不然所謂皆共議者。於事
勢是日，西人云云，亦非分謗也。而又謂歐云云，歐公亦
勢是日，要當云云，亦非不為辯也。韓公行狀，仁宗春秋
高，雖謂未立公，故入衆間伏奏，以英宗判宗正，力辭公復
啓曰：名未正，則無得以辭名體。一定則父子之分明矣。
英宗既為太子，尚望則公又奏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
間哉？願令宮人執諭旨，公之所以告仁宗者如此。韓公
遺事公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為太后既無親生子，上幸
養在宮中，父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毋不為不順。若更
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由此起。公之所以告慈壽者如

此。龍川志公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
聖帝明王，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
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
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公之所以
告英宗者如此。家傳神宗既即位，謂公近有欲以二大
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陛下
豈可為祖？又當以何親稱之？此必當深議者。欲求必為
殊不顧上皇聖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公之所以告
神宗者又如此。嘗考下二者，再議於春，知決非請公之意
也。英宗後復詔罷之。其時嘗當，特雖韓曾歐有深悔之，非
而不得不止者。兩即氏聞見錄，當公怪紀，公不謂其然。

薦事有欲致弑族滅之地之語其恨魏深矣然至議
濮王則曰歐公請書如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
主三欺謂公爾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見其
求去益堅遂除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公絕當公之恨
在魏公不得不兼統歐公也馬永卿論歐公云公與魏公
在政府公長一歲魏公諸事類從之至議尊濮王則謂
但攻公故公遺令託魏公作墓誌欲令魏公承當其事耳
歸公賢故不得不承當爾今人以濮議為非使公獨當
罪歐公則已知之矣當時兩制議本出司馬公書後志
中丞思所奏又出於程子伊川之筆則天地大義出入
大倫既有定論矣後人如朱子晦菴者出亦以稱皇

為不是又曰歐公說不是溫公王珪議是又曰歐公之
說斷不可君子定論之在人心其如古今皆一何歐陽
奏事錄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更無皇子言者常以
國本不可不急余因大水言之至嘉祐六年諫官司馬
光等有疏論述上曰宮中嘗養二子大者可也即道今
上舊名余等遂力贊之商量所除官且判宗正命既出
今上再三辭避余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皆
知將立皇子若正其名命不由其受不受也遂降詔立
為皇子仍更名某皇子之稱在歐公始奏事時亦已然
矣奈何今乘先帝之死而遂背之有違人心天理其見
攻於當時固宜朱子嘗築精舍率諸生行釋菜禮于先

聖先師以周程邵張司馬先生從祀其祝文曰恭惟道
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惟顏曾氏傳得其宗
遠思及與益以光顯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
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朱子蓋
以周程邵張司馬上比顏曾思孟氏也朱子又嘗曰此
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
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後千餘
載乃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述朱子行狀者曰道之正
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
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如大明中天

昭晰呈露撰朱子行實者又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
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興自孟子沒千有餘年
而後周程張子出焉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
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夫子之經得先
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
於無窮然則程朱之言自後人觀之雖謂之經可也凡
六經暨孔氏遺書顏曾思孟之所未及言者謂之擴前
聖之所未發尊奉而施行之可也若然其所不然不可
乎其可所謂悖道之邪說非吾徒也當時濂議前有
程伊川代彭中丞奏後有朱晦菴為其門人言者詳矣
歐公若生程朱之後必見大儒所言道統之傳有定論

卷之二